

华龄



0035047

風流皇族

苏晓华
编著



风 流 皇 族

苏晓华 编著

华龄出版社

1990年·北京

《风 流 皇 族》

苏晓华 编著

出版发行：华 龄 出 版 社

(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北街11号)

经 销：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北京市彩虹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 9.375印张 189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9200册

ISBN7—80082—060—2/I·51 定价：4.05元

目 录

褒姒误周·····	(1)
兄妹乱伦·····	(5)
佳婿乘龙·····	(10)
西施三笑·····	(13)
陈灵公偷香窃玉·····	(18)
晏娥儿逾墙殉节·····	(21)
吕不韦立君·····	(25)
马谷冬日的鲜瓜·····	(29)
霸王和虞姬·····	(32)
跋扈将军惧内·····	(36)
人彘·····	(39)
圣明君主汉文帝·····	(44)
肚脐上插灯芯·····	(48)
白痴皇帝·····	(53)
杨广篡位·····	(57)
唐太宗的贪色与纳谏·····	(62)
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·····	(67)
昭陵树案·····	(71)
谶语与武则天称帝·····	(74)
日明凌空的武曌·····	(81)
千金公主献药·····	(86)
武则天爱屋及乌·····	(90)

高力士娶妻·····	(91)
口密腹剑的李林甫·····	(94)
唐中宗玩物丧命·····	(100)
宋太祖轶闻·····	(102)
宋太宗“杀人”·····	(109)
宋仁宗不迷音色·····	(111)
后、妃争宠·····	(113)
苏小妹设计辞婚·····	(115)
司马光砸缸·····	(117)
少白头寇准·····	(120)
猛虎将军韩世忠·····	(124)
蔡京赐官·····	(126)
亡国之君宋徽宗·····	(130)
石马救赵构·····	(134)
官场赌徒贾似道·····	(138)
真金太子的刀下鬼·····	(145)
文天祥与忽必烈·····	(149)
明太祖趣闻·····	(152)
朱元璋画像·····	(156)
马太后巧插芝麻杆·····	(159)
“青词宰相”严嵩·····	(161)
宫婢之变·····	(166)
海瑞蹲监·····	(169)
“九千岁”的魏忠贤·····	(176)
掘祖坟断龙脉·····	(180)
崇祯皇帝和他的表兄·····	(183)

圆圆声色甲天下·····	(187)
豫王妃刘三秀·····	(192)
顺治出家·····	(202)
雍正的露水姻缘·····	(207)
雍正卸磨杀驴·····	(214)
和坤受宠的秘密·····	(223)
不喜欢“如意”的嘉庆·····	(229)
不辨奸佞的道光·····	(232)
贪恋女色的咸丰·····	(234)
风流倜傥的同治·····	(237)
爱扮观音的慈禧·····	(241)
光绪死亡之谜·····	(244)
清代立末皇帝之谜·····	(249)
天王洪秀全·····	(252)
咸丰朝奸臣肃顺·····	(257)
安得海伏法·····	(260)
卑鄙无能的庆亲王·····	(263)
李鸿章办洋务·····	(267)
端方趣事·····	(270)
李莲英梳头起家·····	(272)
清末外交丑闻·····	(278)
洪宪皇帝袁世凯·····	(282)

褒姒误周

周宣王时，市井流传一首儿歌：“月将升，日将没，𣎵弧箕箒，几之周国。”周宣王听了儿歌，非常恼怒，令人抓了两个小儿审问。周宣王问：“这首儿歌是何人编造？”幼儿中有个年纪稍长的说：“这不是我们编的。3天前，有个红衣小儿，到市井教我们念的。不知何故，现在满京城的小儿都会唱了。”周宣王又问：“红衣小儿现在哪里？”答曰：“自从教完了歌，就不知了去向。”周宣王黯然良久，叱去两个小儿。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唱这首儿歌，再有唱者，连父母同罪。

次日早朝，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的事情讲述给众臣，询问如何解说。大宗伯召虎说：“𣎵，是山上的桑木名，可以为弓，故曰𣎵弧。箕，草名，可以结之为箭袋，故曰箕箒。据臣愚见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。”太史伯阳说：“凡上天儆戒人君，命萤火虫化为小儿，造作谣言，使群儿习之，谓之童谣，今亡国之谣，乃天所以儆王也。”宣王说：“朕今赦姜戒之罪，罢太原之兵，将武库之内所藏弧矢，全部焚弃，并不准再造卖，其祸可以息了吧？”阳父答：“臣观天象，其兆已成，似在王宫内，非关外弓矢之事，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。”周宣王且信且疑，不乐而罢朝。

周宣王心中烦闷，入得后宫，将儿歌和群臣告诉姜后。姜后说：“宫中有一异事，正欲启奏。”姜后告诉周宣王，有一个老宫人已经50多岁了，自先朝怀孕至今已经40余年，

昨天晚上生下一女。姜后觉得这是个不祥之物，就叫人用草席包裹了一下，抛弃到20里以外的清水河里去了。周宣王立即宣老宫人到宫，讲述其得孕的过程，老宫人告诉周宣王：夏桀王末年，有神人化为龙，降于王庭，口流涎沫，忽作人声，说是“吾孕褒城之二君也。”桀王恐惧，欲杀二龙，令太厉占之，不吉、欲遂之，再占，又不吉。欲藏之，又占，大吉。于是设祭龙前，取金盘收其涎沫，置于朱桮之中，忽然风雨大作，二龙飞去。桀王令人把朱桮收藏于库中。此桮传到周朝，已近300年，没有打开过。到先王末年，桮内放出毫光，有掌库官奏知先王。先王命开桮观之，侍臣打开金桮，双手递给先王，先王一失手落地上，所藏涎沫，横流庭下，忽化成一个小元龟，盘旋于庭，内侍逐之，直入王宫，就不见了。那时婢子年12岁，随践龟迹，心中忽有所感，从此肚腹渐大，如怀孕一般。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，囚于幽室，至今已40年了。夜来腹中作痛，生下一女，守宫侍者不敢隐瞒，只得奏知娘娘。周宣王闻此奇事，心中更是不放心，便唤侍者，去清水查问女婴。不一会儿，侍者回报：“已被流水漂去，不见踪”。周宣王又下命：“城内城外，挨户查问女婴。不拘死活，有人捞取来献者，赏布帛各三百疋；有收养不报者，邻里举首，首人给赏人数。本犯全家斩首。”又命下大夫左儒，督令司市官巡行尘市，不准造卖山桑木弓、箕草箭袋，违者处死。巡至次日，有一对乡间夫妇不知城里的新规定，依然进城卖木弓箭袋。尚未进城门，那妇人就被拿住，男的见不好，抛下桑弓，飞跑逃脱。行了约10里路，来到清水河边，远远望见百鸟飞鸣，近前一看，真是天下奇事：众鸟用喙衔着一个草席包，将它往岸上拖。那

男的驱散了众鸟，打开席包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女婴。心中想：此女有众鸟衔出水来，定是大贵之人。遂解下布衫，将女婴包裹好抱在怀里，到褒城投奔相识去了。

周宣王死后，周幽王继位，幽王为人暴戾寡恩，动静无常。姜后因宣王之死悲恸大过，不久也过世了。姜后去世，幽王更肆无忌惮，任用谗谄面谀的小人虢公、祭公与尹球为三公。耽于声色，不理朝政。

再说那怀抱女婴的男子，逃到褒地，恰好有个叫姒大的妻子不育，这家就送了些布疋之类给那男子把女婴买下，给她取名褒姒。褒姒14岁时就象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，更兼目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发挽乌云，指排剥玉，有如花如月之容，倾国倾城之貌。有个地主的儿子叫洪德的下乡收敛，凑巧褒姒在门外汲水，被他看到，遂大惊：“如此穷乡，乃有此等丽色！”心中合计：“父亲囚于镐京狱中，如得此女献天子，可以赎父罪。”洪德回家告知其母，征得母亲同意后，用布帛300疋，将褒姒买回家。先给她用香汤洗澡，又给她穿上文绣的衣服，还教会她礼节，这才携褒姒进镐京。幽王一见褒姒，龙颜大悦。四方所贡献的美人，不及褒姒万分之一。遂不通知申后，把褒姒留在别宫，降旨赦洪父出狱，官复原职。这一夜，幽王同褒姒同寝，鱼水之乐，自不必言。从此，俩人坐则叠股，立则并肩，饮则交杯，食则同器，一连10日不朝。

幽王得了褒姒，迷恋其色，居之琼台，约有3个月不进申后之宫。申后不胜其愤，一日引着宫娥寻来，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，并不起身迎接。申后气恼地骂道：“何方贱婢，到此扰乱宫围！”幽王恐申后动手，用身体蔽住褒姒，

代答：“此朕新取美人，未定次位，所以未曾朝见，不必发怒。”褒姒有幽王护着，申后也没有办法，骂了一场，恨恨而去。回到宫里告诉太子这段气恼的事情。太子说：“明日乃朝日，父王必然朝视，吾母可叫宫人到琼台采花，引那贱婢出来，待孩儿将她毒打一顿，给母亲出气。”第二日，太子依计行事，把褒姒痛打一顿。其实，褒姒已身怀六甲，见了幽王便放声大哭，太子因此被贬去申国，

褒姒怀胎10月，生下一子，名曰伯服，幽王爱如珍宝，遂起废嫡立庶之意。申后自太子去申国，独居无侣，终日流泪。有一老宫人替她出主意，请她修书一封，密寄申国，叫太子上表谢罪，或许能感动万岁，召太子回东宫。申后听了老宫人的话，召温媪入宫看病，即修书一封，请她带出去。书信的大意是：“天子无道，宠信妖婢，使我母子分离今妖婢生子，其宠愈固。汝可上表佯认已罪，愿父王宽赦！”谁知这封信被褒姒派去监视的耳目弄到首，递到幽王手中。幽王认得申后的笔迹，命将带信的温媪带来，拔刀挥为两段。第二日早朝，传旨将申后打入冷宫，废太子宜臼为庶人，立褒姒为皇后，伯服为太子。如有进谏者，治以重辟。

褒姒虽成为皇后，有专席之宠，但从未开颜一笑。幽王欲取其欢，召乐工鸣钟击鼓，品竹弹丝，宫人歌舞进觞，褒姒全无悦色。幽王问：“爱卿恶闻音乐，所好何事？”褒姒说：“曾记得昔日手裂彩绘，其声爽然可听。幽王命司库日进绘彩百疋，使宫娥有力者撕之，以取悦褒姒。可是，褒姒还是没有笑脸。幽王下令：宫内宫外，有能致褒后一笑，赏赐千金。谄臣石献计说：“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，于骊山下设烟墩20余所，又置大鼓数10架，但有贼寇，放起狼烟，附

近诸侯，发兵相救，又鸣起大鼓，催趲前来。今数年以来，天下太平，烽火偕熄，吾主若要王后启齿，必须同后游玩骊山，夜举烽烟，诸侯援兵至，而无寇，王后必笑无疑。”幽王大悦，乃同褒后并驾前往骊山游玩，晚间设宴骊宫，传令举烽。司徒郑伯友闻命大惊，力谏不可，幽王不听。狼烟凭阵，火烛冲天，鼓声如雷，各路诸侯连夜赶到骊山，但闻阵阁管弦之音，诸侯们面面相觑，捲旗而回。褒姒在楼上，凭栏望见各路诸侯匆忙而来，匆匆又去，并无一事，不觉抚掌大笑。幽王说：“爱卿一笑，百媚俱生，此虢石父之功也！”遂以千金赏之。

申侯闻知幽王废申后之事，上疏力谏，幽王大怒，发兵伐申。申侯闻讯大惊，即和西戎联合，先发制人，杀向镐京，幽王惊慌失措，派人举烽。诸侯之兵，无片甲来者，镐京被攻破，幽王在逃跑的路上被大戎主一刀砍死，伯服也被杀。褒姒因美貌被带回毡帐取乐，后来自缢而死。自此，西周的王国根基已经动摇，到平王东迁，西周已经由盛而衰。

兄 妹 乱 伦

齐僖公有两个女儿，皆国色天香。长女嫁于卫国，次女闺中待嫁。次女生得比姐姐还美，秋水为神，芙蓉如面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且通今博古，出口成文，因此父母为她起名叫文姜。文姜的哥哥诸儿和文姜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两人自小在宫中同行同坐，颀耍顽皮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诸儿也长得身伟干，粉面朱唇，两人看起来倒是天生一对。

文姜生就的水性杨花胚子，诸儿见她如此才貌，兼举止轻薄，每有调戏之意。而文姜妖淫成性，不顾礼仪，语言戏谑，全不避忌。二人常聚于一处，并肩携手，无所不至。

那年，郑世子忽帮鲁国平了戎患，齐僖公有意把文姜嫁于他，那知他执意不从。文姜听说郑世子忽英雄少年，对嫁这样一个丈夫，心中乐滋滋的，及闻郑世子忽坚辞不允，不由心中郁闷，染成一疾，暮热朝凉，精神恍惚，寝食俱废。诸儿以看妹妹医情为由，常常闯入闺中，挨坐床头，遍体抚摩，探问疾苦，但眉目之间，情传频频。一天，齐僖公来到文姜处看视，见诸儿也在，就厌责他说：“你们虽是兄妹，但是理当避嫌。今后遣宫人来问候就行了，不要亲自来。”诸儿低头唯唯而出。自此，不敢常常去妹妹房中。过了不久，齐僖公为诸儿娶宋女，诸儿爱恋新婚，兄妹的关系才疏远了些。文姜深闺寂寞，怀念哥哥，病势愈加，这是心病，只能在胸中展转，却难以启齿。

再说鲁桓公即位时，年龄已长，尚未聘有夫人，遂向齐求婚，齐僖公说文姜尚在病中，请缓些日子。宫里有人把鲁桓公求婚的事告诉了文姜，文姜得的是思春症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下稍舒，病情顿减。后来，鲁桓公又两次求婚，齐僖公感其殷勤，答应了这门婚事。诸儿听说文姜将嫁他国，从前的恋情，不知不觉中又萌发了，派人送花给文姜，还附了一首诗：桃有霞，灿灿其霞。当户不折，飘而为苴。吁嗟兮复吁嗟。文姜看了诗，已知哥哥的心意，亦复了一首诗：桃有英，烨烨其灵。今兹不折，诟无来春？叮咛兮复叮咛！诸儿读了文姜的诗，心知其有意于他，热慕之心愈切。

不久，鲁使来齐迎娶文姜。齐僖公甚爱其女，欲亲自往

送。诸儿听说了此事，对父亲说：“听说妹妹要嫁给鲁桓公，这样齐鲁世好，真是美事。但鲁桓公并不亲迎，就应派人往送。父亲国事在身，不便远离，孩儿不才，愿代一行。”僖公回答说：“我已经亲口许下诺言，自往送亲，岂能失信？”诸儿讪讪而退，文姜心中也若有所失。吉期已迫，文姜别过六宫妃眷，到东宫与哥哥话别。诸儿摆好酒宴款待妹妹，四目相视，各不相舍，碍于元妃在座，且有宫人守候，不能交言，心中暗暗叫苦。临别之际，诸儿暇空挨到车前，低声说：“妹子留心，‘莫忘’之句。文姜说：“哥哥保重，相见有日”。

文姜嫁到鲁国，鲁桓公见文姜如花绝色，十分爱重。

齐僖公死后，诸儿即位，是以齐襄公。他派使节迎鲁桓公去齐国小住。文姜心中甚是想念哥哥，见齐使来迎，便借归宁之名，要求与桓公同行。桓公溺爱其妻，哪能不从。大夫申儒谏曰：“‘女有室，男有家’，古之制。礼不能相渎。渎则有乱。女子出嫁，父母若在，每岁一归宁。今夫人父母双亡，没有妹宁兄之理。鲁以秉礼为国，怎么可以行此非礼之事？”桓公不听，带着文姜一起来到齐国。齐襄公大摆宴席，款待桓公夫妇。文姜谎称要去见见旧日宫嫔，随襄公进了齐宫。齐襄公早在宫中备下密室，另治私宴，与文姜叙情。饮酒中间，四目相视，你贪我爱，遂成苟且之事。两下迷恋不舍，留宿中，日上三竿，尚相抱未起，把个鲁桓公撇在宫外，又急又恼，冷冷清清。鲁桓公心中疑虑，派人到宫中察探。那人回报说：“姜夫人自入齐宫，兄妹叙情，没有与其他宫嫔相聚。”鲁桓公情知不好，恨不得打进宫内，正在此时，文姜从宫中出来，鲁桓公怒气冲冲地质问说：

“夜来宫中和谁一起饮酒？”“同莲妃。”“几时散席？”久别话长，直到粉墙月上，大约半夜了。”“你兄曾陪饮否？”“我兄不曾来。”鲁桓公阴冷地笑着说：“难道兄妹之情，能不来相陪？”“饮至半酣，曾来相劝一杯，即时便去。”“席散如何不出宫？”“夜深不便。”“那你何处安寝？”文姜怒道：“君侯差矣！你何必盘根问底？宫中许多空房，还能没有下榻之处？妾自在西宫过宿，就是我做姑娘时的住处。”“今日如何起得这么迟？”“夜来饮酒劳倦，今早梳妆，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。”“宿处谁人相伴？”

“宫娥。”“你兄睡在何处？”文姜不觉面赤说：“为妹的怎管哥哥住处？言之可笑！”鲁桓公气愤地说：“只怕为哥的，倒要管妹子的睡处！”“你这是什么话！”“自古男女有别，你留在宫中，兄妹同宿，寡人已尽知，不要隐瞒了！”文姜口中含糊抵赖，啼啼泣泣，心中却十分惭愧。鲁桓公身在齐国，受此奇耻大辱，心中忿恨，也不能发作，于是马上遣人告辞齐君，准备回国。

齐襄公见鲁使来辞，知道事已泄露。他既舍不得文姜回去，又怕鲁桓公怀恨成仇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派公子彭生杀害鲁桓公。次日，牛山大宴，为鲁桓公饯行。襄公意外殷勤，桓公低头不语。襄公教诸大夫轮流把盏，宫娥内侍，捧樽跪劝，桓公心中愤郁，索性借酒消愁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别时不能成礼。襄公指使彭生把他抱上车。离齐国大约有二里路，彭生见桓公熟睡不醒，抱臂撕拉桓公的肩膀，彭生力大，其臂如铁，桓公被撕得肩折胸裂，大叫一声，血流满车而死。彭生对众人说：“鲁桓公醉后中毒，速驰入城，报知主公。”众人心觉蹊跷，亦不敢多言。襄公闻桓公暴毙，佯

啼假哭，命厚殓入棺，使人报鲁迎丧。鲁国大夫已尽知鲁君死由，但怕张扬出去太丢丑，就修书一封，请以公子彭生正罪。襄公为了掩饰自己之过，命人将公子彭生斩于市曹。彭生临死前大呼：“淫其妹而杀其夫，全是你这无道昏君所为，今日委罪于我！死而有知，必为妖孽，取你性命！”襄公掩着耳朵，面色苍白。

桓公死，文姜居住齐国，于礼节不容。鲁国派使迎文姜入鲁。襄公难舍文姜，但碍公论，只得放回。临行之时，把袂留连，千声珍重：“相见有日。”洒泪而别。文姜一者贪欢恋爱，不舍其兄，二者背理乱伦，羞回故里，车至榘地，见行馆整洁，叹道：“此地不鲁不齐，正是我的家。”吩咐从人，回复鲁君：“未亡人性贪闲适，不愿还宫。要我回归，除非死后。”鲁君知其无颜归国，在祝邱筑馆，交母后居之。

齐襄公思念文姜，常以狩猎为名去榘，遣人到祝邱，密迎文姜到榘地，昼夜淫乐。一年冬天，襄公到贝邱狩猎，见一路树木蒙茸，藤萝翳郁，襄公停车高阜，传令举火焚林，然后合围校射，纵放鹰犬。火烈风猛，狐奔兔逸。忽有一只大野猪从火中奔出，此猪长得很奇特，象牛却无角，象虎身上却无斑纹，大野猪奔到高阜，蹲踞在襄王的车驾之前。襄公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你为我射这头猪。”那人瞪眼视之，大惊说：“不是猪，是公子彭生！”襄公大怒：“彭生何敢见我？”夺过弓箭，亲自射去，连放三箭不中。那头大野猪站立起来，前蹄双拱，效人行步，放声高啼，哀惨难闻，吓得襄公毛骨俱悚，从车中倒撞下来，把左脚跌伤，脱落的一只丝文履，被大猪衔跑了。襄公连吓带伤回到宫中，适逢宫中

大臣联合反叛，要杀他这个昏君，慌乱之中，有一侍卫扮做襄公睡在床上，襄公躲在户槛之下。众人杀了假襄公，四处搜索真襄公，忽然发现户槛之下，露出一只丝文履，方知户后有人。打开户后，只见襄公因为左足疼痛，正缩成一堆蹲着，双脚都穿着丝文履。露出的丝文履正是大野猪衔去的那只。襄公被人砍成数段，以床褥裹其尸，埋于户下。

佳 婿 乘 龙

秦穆公有个幼女，过周岁时，宫人端来一个大盘子，里面盛着纸笔锦缎各色物品，让她抓，她蹬着两颗明亮亮的眸子，一下子就瞅准了一块碧色美玉，抓起来，玩弄不已，因此给她取名弄玉。等她稍微长成就显露出绝世的姿容，聪明无比的天姿。此女善吹笙，无师自通。秦穆公专门为她剖美玉做成一只笙，其声如凤鸣。又为她筑重楼居住，名叫凤楼。弄玉长到15岁，穆公想为她择一佳婿，弄玉对父亲说：

“必得善吹笙的人，能与我唱和，否则，一概不嫁。”穆公使人遍访，不得其人。

一夜，天净云空，月如明镜。弄玉唤侍儿焚香一炷，取碧玉笙，临窗吹奏。声音清越，响入云天，微风拂拂，恍忽就若有和音，其声若远不近。弄玉心觉奇异，停吹细听，其声亦止，余音袅袅不绝。弄玉临风惘然，若有所失，勉强就寝。夜里梦见西南方天门洞开，五色霞光，照耀如白昼。一美丈夫，羽冠鹤氅，骑彩凤自天而降，立于弄玉面前说：“我乃太华山之主也。上帝命我与你结婚，中秋相见，宿缘以

偿。”美丈夫解下腰间赤玉箫，倚栏吹奏，其彩凤也舒翼鸣舞，风声箫声，一唱一和，宫协调，啁啾盈耳。弄玉神思偕迷，问道：“此何曲？”“此毕山吟第一弄。”“曲可学否？”“既成姻缘，何难相授？”语毕，上前执弄玉之手，弄玉猛然惊醒，梦中景象，宛然在目。天亮后，弄玉把梦中的事告诉穆公，穆公派人以梦中形象去太华山查访。太华山有野人告诉使者：“山上明星岩，有一异人，自七月十五日至此，结庐独居，每日下山沽酒自酌。至晚，必吹箫一曲，箫声四逸，闻者忘卧，不知其为何处人。”使者登明星岩，果见一人羽冠鹤氅，玉貌丹唇，飘飘然有超尘脱俗之姿，载之而回。

秦穆公见来者形容潇洒，有超凡脱俗的风颜，心中先有三分欢喜，问其姓名，答曰：“萧史。”于是赐坐在旁。又问：“听说你善箫，不知是否也善笙？”萧史说：“只善箫，不善笙。”穆公说：“本来要寻觅的是吹笙之侣，今箫笙不同器，非吾女所匹也。”就要打发萧史退出。弄玉遣侍者对穆公说：“箫笙一类，客既善箫，何不一试其长？为何让他怀技而去呢？”秦穆公于是命萧史吹奏。萧史取出赤玉箫一枝，玉色温润，赤光耀人，才奏了一曲，清风便习习而来，再奏第二曲，便彩云四合，奏第三曲，白鹤双鼓于空中，孔雀双双棲集林际，百鸟和鸣，经时方散。穆公大悦。此时，弄玉在帘内，见其人其技，私喜曰：“这才真是我的丈夫呀！”穆公又问萧史：“你知道笙箫是谁人因何而作，始于何时吗？”对曰：“笙者，生也；女娲所作，义取发生，律应太簇。箫者，肃也；伏羲所作，义丽肃清，律应仲吕。”穆公说：“能说详细些吗？”萧史点点头说：“臣老